

# 一星如月·散步

刚好一星期，第二天，我又把原信寄，王大姐，因  
有些技术的种子，德语学教者，其时顺手  
写列本也，以候性日原序号，则在种子方面，  
其究竟因新坦可我不是同行，真心同行，他  
以老师，也冯利娃所谈的，正是我所行  
的古人物。我有在阿孔Hunwig的论文，是西  
普同人P.C. Parks 打等以打了好处的，并在  
花圈语报杂志上发表的三十年的事了。

A Star like the Moon  
A Walk

陈之藩作品系列  
(三)



黄山书社

陈之藩

花生万象

# 一星如月·散步

A Star like the Moon  
A Walk

陈之藩作品系列  
(三)



黄山书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星如月·散步/陈之藩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08. 12  
ISBN 978-7-5461-0208-5

I. 一...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0381 号

书 名: 一星如月·散步

著 者: 陈之藩

责任编辑: 余 玲

特约编辑: 程忆南 曾 灿

装帧设计: 翁 涌

出版发行: 黄山书社

社址 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印 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1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 大陆版序

萧规曹随与房谋杜断

在北京的《万象》杂志新主编王君忽发奇想，要把我在台北出版的散文集重新组合，定为新册，也就是发行全新版。我的小学教育是在家乡霸县受的。霸县与北京、天津是等距离。中学在北京念的，大学是在陕西城固古路坝与天津的北洋大学。我当然有许多同学与朋友，他们想知道我这段时光是怎么过的，正如我想知道他们的情况，所以对于王君的提议稍加考虑后就答应下来。这是一年多前的事了。

二〇〇八年六月，我忽然病倒，住进了医院。一觉醒来，四大本、近千页的校稿已在床边。元方正坐在我身旁，微笑地说：“这是你的大作，北京的新版清样。我校对不止五次了，错字或误植的字大概没有。至于百科全书式的向深处探讨与一般的资料查对，我能做的都已做了，就是吹毛也不易求出疵来。”这部校稿，我无

精力再看一遍，就让他们去印罢。

把我的文集拆散重编，需要全盘的眼光。元方说她要以读者的身分提出几个问题。她的第一个问题是：“假如你是王君，你是否也采取与他相同的策略？”

“虚拟的问题答案可以多至无限，我就是可以答，也答不了。”

元方接着又问第二个问题：“那么，对于王君重编的陈之藩文集，你有什么感想？”

“我发现自己最初的概念有许多在后来又再详加解释，如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我在《旅美小简》的《前记》中曾经提过，而在《一星如月》的《天堂与地狱》中详述原委。如我在《蔚蓝的天》中说了布莱克的诗，又在《时空之海》中说他的画。我想起最初在台湾就读过欧威尔的《百兽图》，同时读海耶克的《民主社会的内在敌人》，匈牙利的反暴政涌起时，于一夜之间我写出来《悠扬的山歌》。因为海耶克的分析使我折服，欧威尔的洞见令人勇敢。《百兽图》及《民主社会的内在敌人》，我读的中文本为梁实秋所译，到美国后再读英译本，他们的快人快语，成了我的防身武器。”

元方再问第三个问题：“你说的多是外国人物，最好也用中国故事，把中外的例子加以比较。”

“你常听说萧规曹随，房谋杜断罢？汉之兴，是由于萧何的规划及曹参的发扬；唐之兴，是由于房玄龄的筹谋与杜如晦的决断。此所谓萧规曹随，房谋杜断。开

国的规模若不属于彼，即属于此。主要的是司马迁与欧阳修都是大史家兼大文学家，欧阳修的《新唐书》我没有看过，而司马迁的《史记》拿起来就不能放下。尤其汉初的故事后人多改编为戏剧，大家多能唱在嘴里，记在心中；如楚汉相争的《鸿门宴》、《萧何月下追韩信》及《霸王别姬》等。”

元方又问：“你说的这些与办杂志有什么关系？”

“办杂志虽系小道，与国家大事不能相比，但也有相互发明之处。就创业精神而言，实属大同小异，都需要昂扬的斗志，都需要大笔的金钱，都需要仔细的计划，都需要把犯错误的经验化为正面的努力。以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为例。甲向孙中山说：‘乙的革命是假的。’孙中山说：‘没有关系，假着假着就真了。’因为革命是有钱的出钱，还出力；无钱的出力，给他钱。办杂志虽不是革命，但要有人玩命。人只有一条命，而不惜舍身一试的原因，是此人有向善的决心，只待种种失败的锻炼，这要比吃饱了蹲在那里强多了。外国的任何事业之成功，都可以找出类似的例子，而美国的革命是只要看富兰克林传记就知道他们开国时的复杂状况了。”

说理文字我最喜欢，孔门之中，孟子神完气足的滔滔雄辩（如以羊易牛的矛盾论点力辩为儒家的治平之论）与荀子清澈澄明的委婉解说（如《劝学篇》的开宗明义：“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即为佳例。白话文表

面看来非常笨拙，而所概括的内容非常广泛者，是冯友兰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的立论。王君接办《万象》杂志，以“照着讲”的内容为主，而他的专业训练是科学，科学的精神却是以“接着讲”为内容。不论“照着讲”还是“接着讲”，都是以知识的积累为最重要。王君想把科学的专业训练扩充到出版事业，自然是一种冒险。换句话说，把冯友兰所论的“照着讲”变成“接着讲”，不仅是研究古今传统之有别，也是探讨中西文化之不同。

王君是勇汉，是闯将，才会做此冒险之事。他想以马上得之的经验大展为马上治之的鸿图，说服自己已经不易，说服同事更加困难。比如业务经理说这些设计虽然美好，无奈精打细算之后，开办费用即需款若干，这么多钱从何而来？这些问题均是王君所不能不顾到的。如果只是赔钱，那是小事；无钱可赔时，就不会赔了。倒是初出茅庐的新主意，不得一试即烟销火灭，为年轻人最不幸的挫折。出版王云五的集子及重印齐如山的著作，均是不小的投资，事先也不知赔不赔钱，或赔多少钱，而乾坤一掷，未计后果。

我最近着迷于冯友兰的新论：“照着讲”与“接着讲”，也许王君有更深的觉悟，以此出版大部头的书。我万分期望他的尝试成功！

二〇〇九年四月四日于香港

# 总 目 录

大陆版序

    萧规曹随与房谋杜断 1

一星如月 1

散步 91



一  
星  
如  
月



## 序

因为要离开香港，这些日子收拾我来港七年中所摊开的摊子。有一大堆科学的书，也有一大堆文学的书。自己作的呢，有不少电工方面的论文；也有十几篇随笔与散文。至于朋友的信则有不少是科学家工程师们来的，可是学文学的朋友们所来的却更多。

我看看自己这几年的研究论文，倒是秩序井然；散文却显得又少，又杂杂乱乱的。把这些散文扔掉罢，朋友们在一旁说：那怎么可以呢！我自己也觉得如果不把这几篇散文结集，这段日子好像更空漠了。

我这个学电的人，在整理自己的论文及散文时，自然很容易想起我们这行的开山祖师法拉第来。在中学学物理时，必须知道磁力线；大学专学电机时，更无法不深入地探讨电动机。可以说和法拉第成了异代不同的邻居，天天要见面。但从他磅礴如山的学说中，却始终

得不到什么鲜明印象；即使是在脑中构造了一个法拉第的影像，那影像也是愁苦又有些惨白，冷冷而又死板板的。记得有一年，我看到一本世界名家书信的集子，上面居然有法拉第的一篇散文。那是他给瑟拉的信，大意是这样：

今天任何其他的事都不能做，给你写了一天的信。由白天写到深夜，现在又由深夜写到快天明了。地板上遍是写不成文的信稿所揉成的纸团。现在我累极了。当我在默想你的同时，好像机油、氯气、钢球、水银，好几十种东西在我头脑里乱转。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我再也支持不下去了。这样办罢：你如肯嫁给我呢，我们就结婚；不然，就算了。

读了这么短的一封信，法拉第的焦灼的神态立时如现眼前。他在我印象中，惨白的忽然有了血色；冰冷的立时有了温度；死板板的一位科学家倏忽之间活泼泼的动起来。当然，瑟拉就因为这封信变成了法拉第夫人。我自从读了这封信以后，常有一种想法：法拉第的这篇诚恳得至于可怜，坦白得至于好笑的散文与他的开天辟地、不继往而开来的科学成就，究竟是哪一方面所产生的力量比较大呢？我好像把法拉第的千古伟业认为平常；而对他这一纸情书，视如拱璧了。

对法拉第的这种看法，固然可以说明我的偏好，但

也可看出我执拗与任性的程度。可是，这种执拗与任性，对我自己来说，却又非常一致。我这几年的研究生生活中，有时用到巴斯卡的二项式三角形，但研究途中，忽然把他的三角形放到一边，拿起巴斯卡的对人生倍感惶惑的《沉思录》来。前些日子我又探究怀德海的普遍代数，但半路上，忽然又翻起他阐释近代思潮的散文集来。我常与朋友说，我现在不大爱看的，恐怕是几年后电脑在半秒钟即可解决的问题；而我爱看的，是一百年以后电脑依然无法下手的。回溯起来，罗素上千页的《数学原理》的成百定理不是由六十年代的电脑五分钟就解决了好多吗？可是罗素的散文，还是清澈如水，在人类迷惑的丛林的一角，闪着幽光。

在我这摊开的往日信中，忽然又检出胡适之先生给我的一叠信，信纸已黄了，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了。我们的通信又是在打笔仗。细想起来，也是科学与文学之争。有一封信，胡先生这样责备我：

“你说‘清代三百年的考证时代主要是因为在不自由的环境下，不能由人随便说出真心的情感……’这其实是妄说，不可误信。

“考据的学风是两宋就开始了的，并不是近三百年的事。欧阳修的《集古录》，司马光的《通鉴考异》，赵明诚的《金石录》，朱熹、洪适、洪迈，并不必‘把

情感压下去’，他们是考证学的开山人，因为他们生在学术发达的时代，感觉有辨别是非真伪的必要了，才运用他们的稍加训练的纪律的常识，用证据来推翻某些旧说，用证据来建立某些新发现的事实，这才是考证学的来源。这种辨别是非真伪的热情，也是一种情感，并且是一种有大力量——也有火焰——的情感。

“试读崔述的《考信录提要》，或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你一定会感到火焰的热力。”

就以这段胡先生对我的训斥所谈到的人物而论：欧阳修的《集古录》，我也许碰到，但我对“环滁皆山也”的醉翁的诗文却更为熟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我非常有兴趣，却对《通鉴考异》无印象；最明显的是赵明诚的《金石录》，我是绝对没有看过；可是李清照作的《金石录后序》，我倒可以从头到尾的背诵。

如果说赵明诚作的《金石录》近乎科学，那么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却是不折不扣的千古传诵的散文。

李清照写：“每饭罢，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这种情景的描绘：声，如在耳际；容，如在目前；使人不能不叹为观止。

胡先生爱欧阳修、司马光、赵明诚等科学考据那一面，我却喜欢欧阳修的诗文、司马光的史笔、李清照的词风这一面。谁也改变不了谁。

有一次，一位学工程的朋友，看到我拿着一本兰姆的散文集在出神，责备我说：“你是不是太任性了！”我的想法也许与他的正相反，是忙于电工的事占了我太多的时间。在这离港前夕，检视旧存散文稿，只有这么几篇！难免惘然若有所失，又怅然若有所悔。可是回想一下，这种悔与失的想法自己又觉得很好笑。歉于收获，必是荒于耕耘。只好把这零星星的文字钉在一起，对于喜欢读我散文的朋友们就算是没有缴白卷罢。

记得七年前初到港，因为喜欢居处的这片蓝海与蓝天，就住下来了。当时有位朋友来信问我：“你怎么会在香港住下去了？”我抄给他一首白乐天咏西湖的诗：

松排山面千重翠，  
月点波心一颗珠；  
未能抛得杭州去，  
一半勾留在此湖。

今天，我窗前的天与海，正如七年前来此时一样的

一星如月

蓝，只是旁边不远的地方，起了一幢楼，每天楼的阴影在夕阳中很快的掠过来，总是使人容易想到：夜，就跟在后面。看不全天上的月了，也看不到海中的珠了。

我任性的来，也就任性的去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于香港



# 目 录

序	3
垂柳	11
熊	18
知识与智慧	
在中兴大学的演讲	24
烦恼与创作	
答一位小朋友	34
褒贬与恩仇	37
把酒论诗	
悼雷宝华先生	42
四月八日这一天	
为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而写	50